

现代台湾文学史参考资料第一辑·9·

廖 辉 英

辽宁大学出版社



盲点

盲点

廖 辉 英



I 247.5
0094

责任编辑 蒋秀英
封面设计 安今生
责任校对 吉小平

盲 点

廖辉英 著

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(沈阳市崇山西路3段4号)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分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12.25 插页: 2 字数: 270千
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
印数: 1—80,000

统一书号: 10429·073 定价: 2.30元

ISBN 7-5610-0125-8/I·34

廖辉英及其《盲点》

(代序)

廖辉英，台湾台中县人，一九四八年出生，台湾大学中文系毕业，长期在工商界、广告界服务，并曾主编《妇女世界》杂志。一九八三年发表中篇小说《油麻菜籽》，以青年女性李仁惠的第一人称叙事，描写其母女两代人的命运，艺术风格诚朴平实，反映了台湾社会变迁，时代性很强。廖辉英此作一举成名，获台湾《中国时报》文学奖小说首奖，并被拍摄成故事影片。近几年来，接连发表和出版有中篇小说《不归路》、《今夜微雨》（都已搬上银幕）、《红尘劫》；长篇小说《盲点》、《绝唱》、《落尘》；以及探讨两性问题的专栏结集《谈情》、《说爱》等书，使她成为八十年代台湾文坛一位广受欢迎的多产畅销女性作家。

廖辉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盲点》（由台湾九歌出版社于一九八六年元月初版），现已重印了十几版，是她迄今的主要代表作品。

《盲点》描写一位富家千金的现代女性丁素素，婚后陷入婆婆齐玉璠封建家长制下的旧家庭桎梏。丁素素以传统妇德委曲求全而不可得；丈夫齐子湘示为传统“孝道”羁绊而无能为力；小姑齐子玩也在长期压抑中悄悄走入爱情歧途，以秘书身份而与其有妇之夫的经理发生畸恋，不能自拔而导

致切腕绝世。素素在其父辅助下积极创业自立，孤寂中独立经营“丽姿”健身中心，一度陷入与制作电视节目合伙人、导播彦长波的情渊。当她发现彦长波是一个不诚实的无赖，也是一个有妇之夫，遂决然断绝同彦的一切关系，并坦诚向彦长波夫人道歉；齐子湘在离婚后仍然保持对丁素素的情义，原婆婆齐玉瑤也在晚年的孤独中对自己的专横有所悔悟。作品最后通过孩子的纽带透露了这个家庭可能破镜重圆的转折。

《盲点》描写当代台湾社会中产阶层的家庭生活，在题材的日常性中能够写出惊心动魄的波澜，具有其时代的、社会的典型意义。当今台湾杰出女性，身处中国传统社会家庭结构的转型和蜕变之中，面临新旧观念的极大冲突，陷入道德规范青黄不接的极大混乱，反映在家庭关系中，形成自处艰困、相处危机、独立投向社会更是险象环生。廖辉英对工商圈内的中层妇女生活感同身受，而且，“问题意识”、“载道意识”很强，她自称本书是一个作家“晋入某种成熟技法后，积极要传达理念的作品”，她不仅要艺术地反映现实人生，而且是要传达人生的经验教训。主人公丁素素的形象就是一位艰难地冲破重重困境，而达于独立自主、人格尊严的新女性形象，并表现出作者在当代工商社会对“家庭”的无情冲击下，要求重建民主、和谐、平等、互爱的新家庭的理想倾向。较之于《不归路》中女主人的性格，丁素素的形象已经有了显著的成长，表现了作者为女性解放探索前进之路的轨迹。

《现代台湾文学史》编委会

目 录

廖辉英及其《盲点》……《现代台湾文学史》编委会（1）

盲 点……………廖辉英（1）

附 录

我为什么写《盲点》……………廖辉英（384）

廖辉英和她的纸上舞台……………张晓凤（386）

时间是下午五点十五，她打开楼下红漆大门时，特意看了一下腕表。在拾级上楼的那一分钟里，她已在脑海中设想了屋里的景况，因此心中便不知不觉浮起不畅快的郁闷感觉。

今天讲了三堂课，下午又上两堂作文，剩下的时间耗在教员休息室批周记，反正导师就是这样，时间到才能签退，挺累人的。不过，她现在对留在学校并无太大厌恶感，所以学期前并未和许多同事一样，大小礼送到主任家去拜托坚辞导师职。无论如何，在学校总比和子湘的妈，相对一屋子强多了。

近来子湘常晚归，子沅好象有了固定男朋友，一个礼拜总有四、五天不在，每逢这时，她和老太太婆媳两个，在三十多坪的屋子里，怎样躲闪都会照面，即使守在自己和子湘的卧房里，因为房子隔音设备不佳，又不好嚣张的老关上房门，整个房间的一切动向，正好一览无遗落在饭后惯常坐在客厅，面向这房里的子湘妈眼中与耳里。所以严格说起来，只要一踏进那家门，就整个落在子湘妈的势力范围之内，没有她安安稳稳立足之地。

打开三楼雕花门，正如意料中一样，婆婆歪在客厅沙发上，斜斜看开门进来的她，一手插腰，一手按太阳穴，露出

疲惫已极的神态。

“妈。”她脱下鞋，放入摆在进门处的鞋柜里，顺手拿下一双拖鞋，边趿边往里走。

“今天回来得晚，近来好象越来越晚。”

她听到婆婆在身后数落。疲倦、积郁加上不满，使她的回答慢了好几秒钟：

“学校时间是一定的，并不是我一个人要怎样就怎样。要是慢了，也一定有慢的理由。”

“我只是问问，你火气可真大。你从前娘家千金小姐做惯了，我可是也没受过什么小辈的气！何况，你今天明明晚了二十多分钟，难道我红口白舌冤屈你？”

她不再说话，迳自进卧房，借着换衣服之便，名正言顺把卧房门关上，一个人躲在卧室里，背靠着房门，紧紧闭上眼睛。是什么时候开始，自己连这起码的自由也失去了？几乎是相似的感觉，使她想起高中时的好友陆萍从加拿大离婚回来，谈到和婆婆相处情形，很感慨的说：“我每天上班，一趟车二十分钱，早上出门，婆婆便象施捨一样给我五十分钱。钱是我赚的，如果说经济共有也没关系，问题是，所谓经济共有是指他们母子共有，我只能象要饭的乞丐一样，完全没有自尊的伸手要钱。你想想看，光只这件事，日子怎么过？”

那时陆萍已离婚一年多，说起往事早已不再泪眼涟涟，而她还沐在新婚的喜悦兴奋里，所以有心情开老朋友的玩笑：“陆萍，你知道自己那里不对，名字！你自己想想，陆上的萍，生僻地方，动弹不得嘛。”

陆萍没理她，继续叙说：“她家是母权独大，他三岁，母亲守寡将他养大，我每次怎样，他便说：只要我母亲在的一天，便没你说话的余地。想想看，他母亲五十开外，年富力强，我那有那个生命和他们母子耗三十年？”陆萍说到了一个段落，忽然面露关怀的问她：“丁素素，你婆婆不也是寡妇？”

“嗯，她丧偶较晚，齐子湘十二岁才没有父亲，而且他下面还有个妹妹，严格说起来不算是独子。我婆婆看起来，应该也没有典型寡母那种霸气和尖刻。要有的话，我才不会象你那样没有道理的忍。”

“但愿如此，否则，你是很难跟一个强悍的母亲竞赛的。不是我对寡妇有成见，不过，守寡的女人，必须独立应付生活，必须独立将孩子拉拔长大，如果不坚强凶悍一点，又那里能办得到？所以个性中，无形就养成了尖刻厉害，处处设防的特性来。”

“大概，你前夫以前家境也不太好，他母亲才会把钱看得那么重。据说我公公留下不少房产，我婆婆可是个小富婆，除了现在住的房子，听说士林还有两栋，一栋登记了我小姑的名字，现在租给别人，光是那些房租就很可观，何况听齐子湘说，她还积了好多金条。”

“我想我是有点神经过敏，有句话说，什么一朝被蛇咬，看到草绳也惊心，只是替你瞎操心而已，应该没问题的，你和齐子湘恋爱谈那么多年，不象我们，人在国外，认识半年，我又是我们班上第一批出去的，没亲没故，几乎没什么选择余地的，在最脆弱时，谁对你关心，谁在你身旁就嫁

给谁。”

她拍拍陆萍的手背算是安慰，一方面替好友难过，一方面又止不住为自己庆幸。事隔一年不到，当时充满幸福感的自己，想不到此时却碰到和陆萍几乎类似的遭遇，成了满腹幽怨的少妇。

“素素，你换了衣服就出来，都五点半了，等一下子湘、子沅回来，来不及开饭。”婆婆隔着房门，从客厅喊过来的嗓音充沛有力，无论如何，绝听不出是一年到头喊头痛、脚痛、腰骨疼痛，一身全是病的人。丁素素反转右手拉下身后的拉链，将灰蓝色洋装褪下，静静看看镜中微凸起的腹部。她的骨架小，身材细瘦，又是头胎，宽松的洋装穿在身上，不细心看绝看不出怀孕。问题是那惊天动地的呕吐，经常象招牌似的，向人宣告这个事实。三个月了，孕吐竟丝毫不曾减轻，学校里教英文的一位女老师，从怀孕到生产，足足吐上九个月，最严重时，吐到食道出血，靠点滴才能度日，勉强上讲台，还得一手拿着大马克杯，里面垫上几层卫生纸，边讲边吐。丁素素实在担心，自己和那女同事一样，吐上九个月，那她铁定没办法支持。那位女同事，她先生是补习班南北争聘的名师，钱赚得多不说，先生又是一等一疼老婆的。婆婆小姑和他们住，发号施令的是她，烧饭洗衣带小孩全是婆婆小姑的事，刚开始婆婆小姑偶有怨言，先生一句话顶上母亲：“这个家全靠她，没有她，没今天。”生完头胎，婆婆好言好语拜托她，再生个孙子：“就算借你的肚子生，其他事一概不劳你动手。”既有婆婆这番话，那么她的少奶奶更是做定了。丁素素叹了口气，自己那有那个命，不

说别的，每天累得半死回到家，喘不上一口气，婆婆就催着烧饭。婆婆整天没事待家里，却连先淘个米、先洗好菜都不肯为她分劳，好象娶她进门就专为折腾她似的。在娘家从小家境好，自有记忆就是烧饭的欧巴桑一手包办家事。别说他们姊妹，连她妈都是穿金戴银，从来没摸过厨房的事。近些年，管家难请，聘雇前先讲好一个月公休两天，逢到那两个礼拜天，家里向来不开伙，不是上馆子，就是附近日本料理店叫东西送进来，从来不需要她们去张罗什么。所以嫁进齐家不久，兴匆匆抱着洗手做羹汤的新妇心情，进厨房虽是什么都不懂，倒还有分爱心支撑着她，等听到背后，婆婆对小姑数落：“也不知她妈是怎么教的，连油要等干锅才倒也不懂。”她整片对婚姻生活的美好憧憬才破灭。

第一次站在洗衣机前洗衣服，仅仅四个按钮就将她看傻了！依着说明书的使用方法看了两遍，等到一件一件脏衣裤拾起来，齐子湘的臭袜子，婆婆宽大的四脚裤，还有子沉那七彩缤纷，裤底却扑鼻一股腥味的小三角裤，她一呕心，伏在洗衣槽边便大声呕了起来。呕完后却直不起腰，不知不觉才察觉自己一张脸都是泪。然后，在哗啦哗啦洗衣槽清凉的大自来水冲激下，她稍稍让自己放声哭了好一会儿。客厅里是母亲、子女三个人的交谈声音及电视机的响声，一拨一拨传递着温暖的讯息，外面是个双手被肥皂水伤坏的、孤苦无助的小妇人。那一刻，她才确实知道，原来她爱了四年，不惜闹家庭革命嫁的人，还是属于他那细细瘦瘦看人时眼神带刀的母亲的；也是那时以后，洗衣成了她课余必做的家务之一，好象他们家的媳妇，注定要洗全家大小，包括和她同龄，除

了上班，万事不管的小姑的衣服，没有人可以代劳或分忧。

她骨子里流的，无疑是丁家死硬派的血液，虽是不得父母首肯的婚姻，她仍然坚决希望维护父母的令誉。母亲是没教过她一切理家的巨细杂务，母亲心中一定是认定自己的女儿不必嫁给事必躬亲，如此辛苦的家庭吧。结果，女儿屈就了自己的选择，婆婆甚至连好好教她都不愿意，只冷眼看她出丑受罪。她一半是不认输，一半是不肯让人批评母亲不曾好好教她，所以，噙着泪，咬了牙，自己在独自摸索下默默学习。那时是结婚五个多月的时候。

晚上，在卧房里，关起房门，忍不住当着丈夫面细细哭了起来。齐子湘原来也是个知道体贴，懂得情意的男人。他们认识交往经过，再典型不过，就是一般传统大学生结识的案臼，那时他也风雅，或者附庸风雅，他们最常去的，是这个画廊，那个画展；她自小学舞，虽然大专联考被逼着念学科，录取在历史系，抱着姑且成全父亲期望的心意，勉强就读，可是课余举凡大小舞会从不放过。齐子湘跟着转来转去，最后竟然以外校生身份，成了她们学校土风舞社资深的教舞者，两个人搭档跳过多少有月没月的夜晚。

那时期，和她论起所谓的艺术，他真是有说不完的满腹经纶，每每为她到处开一面天地全新的窗子，每次约会分手，总是拖到再不回去就进不了门的最后时刻。她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，两人会有无言相对的一天；他也是善于制造情调的高手。有一晚，他们穿过植物园，迤迤逦逦行经荷塘，月色中只见塘里一株亭亭玉立的荷花苞，微开不开、披着月光，格外流露出楚楚可怜的粉红娇色，她不由自主赞叹一

声，也仅仅是这一声，不等她开口说一句话，他便攀住墙边一株树杆，不知那里拨来另一截竹枝，吊着树杆，左拨右弄，险状百出，等他手捧着那株刚被折下的荷花到她眼前，她那颗又惊又喜的小小心灵想着的，只是如何才能淋漓尽致的报答他那分情意而已。

他们交往后的两年，两家家长分别见过当事人。她父亲暴跳如雷，坚决反对她败坏门风，嫁给那门不当户不对，甚至连个有头有脸的介绍人也摆不出来的男方；何况，还是学什么社会的！“这社会他懂多少？”母亲则是忧心忡忡的劝问她：“独生子的家庭，你担得起吗？”她那时满心满脑的爱，又那里知道爱情演进到婚姻，有多多少少曲曲折折叫人烦恼的事？又那里知道，自己那么雍容华贵，未经风霜的母亲，其实已预见了一切？齐子湘的母亲，初时对她并没有什么恶感，少女时代，她有一张圆阔俏丽的脸蛋，什么都是精致细腻的，连那双眼线特明的大眼，在大之外，还另外流露出宛转可人的爱娇；唯一缺陷是身材不高，但整个搭配起来，反倒让人觉得，就是这样的身段，才搭配如此的脸蛋。富裕家庭出来的孩子，自有一种雍容气质，长期过那种毫无压力和挫折的写意日子，初见齐子湘母亲，她根本认定人家一定要喜欢她，赞成她的。老太太很客气，是那种未必受很多教育，但也知书达礼的旧式妇女。他们对坐在齐家客厅那组藤椅，她还记得夕阳自西窗外射进，灰蒙蒙一道光线里，照着老太太分明染整过的，黑漆发光发鬓上。事后想来，应该也是个要强好胜的女人，守寡多年却连白发也不让人看见。老人家只淡淡问了她有一句没一句的家世，不知怎的，不经意看了

她搁放在膝上的那纤纤十指，老人家忍不住就将它执起来放在眼前细细端详，左翻右看，最后只说：“是一双好命的手呢，只怕连碗都没洗过”。齐子湘一旁搭住她的肩，笑说：“她那里做过？千金小姐呢。”

他们三个，连一旁坐着，很少说话的齐子沅也笑了。四个人四张笑容，原来也不象表面那般单纯，她怎么会一点感觉也没有？

米已经淘好放在电子锅里，青菜叶置在盆中浸泡，瓦斯炉上稳稳已坐了一只慢火炖着的汤锅。前后不过十分钟，丁素素已手脚俐落的编派了一切该先做的事情。烧饭原也难不倒她，若是连这种事也学不会，她也就枉做冰雪聪明，即使天天跳舞也在大专联考挤上第四志愿的丁素素了。进齐家前后将近一年，开始全盘包办家事是婚后四个多月，她弃甲投降时。刚开始，没人教没人帮忙，齐子湘下班回来时，她已在厨房摸了一个钟头，客厅坐着他母亲和他妹妹，他妈铁青着一张脸，冷冷的对儿子说：“已经进去一个钟头了，没见煮什么出来，大家捱饿吧。”

齐子湘堆了一脸笑，说：“妈，她没做过，您教教她，学得快些。”

“谁又承谁教过？自己摸索着学才快，若有人在一旁依靠，一辈子也学不会，所以我也不要子沅帮忙。你看看，子沅和她同年，什么都会，日子可不是听什么管弦乐队，看什么舞展那么好过的。”

齐子湘转身走进厨房，丁素素已在泪眼中烫伤了两根手指。做丈夫的伸手搭住她肩膀的那一刹那，丁素素终于进

出憋了许久的哭声。那一晚，在齐子湘帮忙下，丁素素端出三菜一汤，时间是八点过五分。围着饭桌的四个人，个个脸色凝重，丁素素尽管掩饰，两只眼却是肿泡泡的，婆婆寒着一张脸，这盘挑挑那盘拣拣，审核过后，随即发出一声沉重的“啧”声，把丁素素两行刚收的眼泪又逼了出来。

齐老太太“啪”的一声，重重放下筷子，厉声对着儿子媳妇骂：“才吃你一餐饭，就哭我死？”

丁素素急忙噙起眼泪，莫名其妙的看着婆婆。

“我吃饭你掉眼泪，明明是哭祭死人，咒我早死！”

丁素素赶紧拭掉泪水，猛咬住下唇，正襟危坐。齐子湘放低声音，向母亲求情：

“妈，她那里知道这个禁忌？她那儿敢？”

“你给我闭嘴！就是有不孝护短的儿子，才会有不孝的媳妇！那一个男人下班后还要进厨房帮太太烧饭做菜？你不是娶老婆，而是娶了太上皇进门！你自己说说，活到二十八岁，我这做母亲的，使唤你做过什么事没有？你为一个小女人，居然进厨房做起女人事。我那样辛辛苦苦栽培你全是空，早知如此，我不如趁着年轻时改嫁，何至于苦这一辈子！”

丁素素再也坐不下去了，放下碗筷冲进卧房，顺手摔了房门，伏在床上放声痛哭！客厅里“哗啦啦”一片忙乱，脆脆的响着摔碎瓷碗的声音。她的罪过大了，原来最多只是不贤罢了，如今还担上不孝的罪名。进门不及一年，气得人家母子连心也隔阂反目，虽说这是二十世纪，八十年代，她好歹也知道女权那玩意儿。所谓“婆婆”，又那里能象从前有那架式和那威权？只是，婚姻这种事，要嘛就是和和乐乐，

一旦有了裂痕，再修修补补终是不美，她是存了这样一分心来委曲求全的。何况，她始终认为，婚姻是两个人的事，婆婆再亲，终是婚姻以外的第三者，忍耐到极限，那爱她宠她的齐子湘，总不至于要坐视她无边的忍耐下去吧？而且，她这被父亲断绝来往的叛逆女儿，根本没有本钱可以闹家庭纠纷，人是她爱的，婚姻也是自己选择的，她连对别人承认不快乐的权利也没有，她有什么脸象别的新嫁娘那样，偶然回去吐吐苦水？！

那一晚究竟闹到几点，她也没有概念。只知道齐子湘一直坐在客厅不敢进卧房。老太太是一路哭一路数落，哭完了又念叨，反反复复就是那一番话。丁素素疲倦、伤心加孤单，没多久居然也就睡着了。

醒来时，只见丈夫站在床脚脱衣服，五烛灯泡下一脸的倦容，一下子似乎老了好几年。脸上那层寒霜，说不上是怨、是怒或是不耐，错综复杂的张成一个紧密的面具。她微微动了一下身子，齐子湘走近床边，迟疑一会儿，慢慢跨上床，伸手将她搂在怀里，用力的、无言的。黑暗中，透过那深沉的拥抱，丁素素仿佛感知丈夫那股无奈和束手无策，一刹那间，她的泪重新夺眶而出。此时此刻，她清清楚楚知道，这一串泪，不再是哭自己的小伤小痛，而是哭他们这原本应该“幸福无边”的婚姻啊。

婚前，齐子湘志比天高，伙同几个大学时代的好友，四个人搞了一家小小的贸易公司。号称贸易，可是报价单、目录、样品和信件，成千上万往国外送，回函却是寥寥，而且不是要样品，就是削个根本接不起的价钱。偶然做笔小小的生意，“买客”一来，接送招待没日没夜的。日子久了，挫折、打击，加上长期的卑躬曲膝、怏怏若失，把一个原来昂扬飞扬的好男儿，慢慢也折腾变了形。刚结婚，他们还看过几场艺术季的节目，一来是很自然的延续四年多交往的相处模式，二来则因素素不太讲究那些有形的享受，所以在没有外力下，小俩口也很能甘于那种淡泊且形而上的生活，就象两个三明治，一罐可乐牛奶，或者一碗牛肉面就能过一餐一样。他们经常象婚前那样，不回家吃晚饭，直接从办公室和学校分头到约定地点会合，快快乐乐过一个晚上。

丁素素其实一开始并不是顶会注意人际关系的女孩子，加上家境好，更不擅于察言观色。夫妻俩个外头快乐游玩回来，屋子里还回味无穷讨论不休，丝毫没有注意婆婆的神色。

直到有一天，两人回到家，还在讨论方才听回来的打击乐团的种种，一直仿佛全神在看电视的婆婆，突然开腔说话。说的是乍听风马牛不相及的话题：“我有个远房表妹，儿子娶了媳妇，听说很会玩泥巴，就是捏些瓦瓦罐罐杯子什么的……”